



大學衍義

十九

清次

□ 12
3615
19



門(口) 12
號 3615
卷 19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一

宋 學士

明 史官

真德秀

陳仁錫

彙輯

評閱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

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

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

分類 3.1
卷号 10(20)
頁番

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導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眾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武孟公。少衛姬生惠公。元公子鄭姬生孝公。昭公子葛嬴

生昭公。潘公子密姬生懿公。商人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

之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

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亦

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

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以說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

戰。無虧已死。故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之故也。其所以不蚤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桓公君臣。知以富國疆兵為急。而不知修身齊家之本。故其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史記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遂羣公子。景公卒。太

子荼立。是為晏孺子。羣公子畏誅。皆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齊大夫攻高昭子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十月。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發橐出之。曰。此齊君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臣按景公之失亦由嗣子不蚤定之故其所以
 不蚤定者以私欲立荼之故也雖高國二臣曲
 從其亂命而適以啓田乞之姦心殺荼而立陽
 生齊國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氏代齊矣
 吁可戒哉

魏武侯卒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韓懿侯與趙成
 侯并兵以伐魏乘其國內亂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
 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
 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
 之魏分為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

聽韓不悅以其步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
 分者一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
 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之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為
 戒云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
 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
 人民未有謙志謙音愜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
 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
 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

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主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主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

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嗣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為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屈而從之。若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以上論建立之計。宜蚤。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

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

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遂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皇祐五年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抃以御史言之。同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同自是文彥博歐陽修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焉。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壯。吁。此我

祖

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因傳著于此。云。臣伏見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

高宗年甫二十有二耳。不以太蚤為作也。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

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其為宗社之計。尤蚤於仁祖也。於乎懿哉。

定國本

諭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懌。說。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入。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是以教喻而德成也。維。維。以有。四人。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身者。謂之。身。護之。謂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謂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阼。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蒞君位也。以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既為王矣。又不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

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下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司。主也。一人。元良。善也。貞。正也。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空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修內。由內以達外。禮雖修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醞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傳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

傳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太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大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事而諭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

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卽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復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爲人子爲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他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

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為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為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漢賈誼作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

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謂三月朝也過闕則下。敬君典法之處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傅傅之德義。傅輔也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謂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寡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也。猶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始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恐其懶惰故以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司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如匹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

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瞽無目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雖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步中采齊樂詩各也字或趨中肆夏詩各趨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玉藻曰血氣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

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
 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
 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
 菅。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
 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也。
 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
 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亟。惡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

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
 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告也。
 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
 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
 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
 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放效。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
 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臣按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

之無餘蘊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及嘗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為萬世法矣。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授尚書。伏生所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授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

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於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按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

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專以術數為言其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傳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黃老故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左受書伏生所伊傳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事景帝建為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蓋兆於此然則世之任輔導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數術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武帝為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據被讒事已見前讒臣篇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端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為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為明帝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
子貳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
晉示耶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
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令
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
之華謂潘岳陸機也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園綺也輔
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
江總文章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
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為詹

事頃之總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太子亟徵行遊總家
上怒免總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然使
得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亦未必無補乃如
叔寶之請竟用江總其後即位以總等為狎客
酣管流連竟以亾國蓋文士多浮華而少實以
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
伎術得幸東宮承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
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藩王與文學清

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
 賤至於師傳之官非耽曠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
 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
 摺紳皆耻由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
 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
 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
 乎上頗嘉納其言

臣按元積欲為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
 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為儲貳未聞妙選
 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

聲色無所不有卒窳元和已成之業吁可惜哉
 以上論諭教之法宜豫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一 終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二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嫡庶之分宜辨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

莊王桓王太子王 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
子克莊王弟子儀

子克奔燕 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
辛伯周大夫 公辛伯諫曰竝后妾如 匹嫡庶如 兩政臣擅命 耦國如都

嫡庶之分宜辨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葵丘齊地。瓜時而往，以食瓜。及瓜而代，食瓜則代還。期戍，公問不至，還之。之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夷仲年之字，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子。適，太子之名。襄公緇之。謂降其禮秩。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

因無知之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怨，遂作亂。日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言無知事成，則以女為夫人也。女音汝。冬十二月，弑君立無知。

臣按兄弟之子猶子也。愛之之一則可，而衣服禮秩皆與適同，則不可。僖公之寵無知，宜若厚於兄弟之子者，而不知古人崇異世適之禮，非以自私，所以明尊卑之分，杜僭忒之源也。其召後日之禍宜哉。

漢成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丞相匡衡上疏曰：聖主必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

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
 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
 陰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禮。冠。謂。行。禮。也。
 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
 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
 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
 以私恩。害公議。

臣按。匡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
 不得而竝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三國。吳大帝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霸
 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儀諫曰。魯
 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
 降殺。以正上下之序。不聽。八年春。吳太子和與魯王
 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
 僚。二子由是有隙。霸典意交結名士。於是仇黨疑貳。
 舉國中分。太子寵日衰。霸黨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
 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
 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上疏曰。
 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

大皇後集 卷四十一
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悖亦惡之。相與譖之。吳王徙譚於交州。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遂憤恚而卒。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克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

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為太子。

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其禍。至於兩廢焉。此人主所宜戒也。

唐武德九年。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貞觀七年。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絹五百匹。十四年。太子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官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聽。

十五年。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詹事于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又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遣刺客殺之。二人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魏王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

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秋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侍太子。庶絕天下之疑。九月。徵為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亡國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徵乃受詔。十七年春正月。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

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徵華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陰養刺

大業後集 卷四十二
六
各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塔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其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駙馬都尉杜荷為太子所親，懼預其反。謀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夏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等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

詔廢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為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秦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曰：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

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徒。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旣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治。無忌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

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譁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說。遂立晉王治爲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之。子孫永爲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而於太子魏王之事。其失與孫權氏本末一同。皆幾至於危國。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帝固是之矣。

使其因此大正嫡庶之分。車服禮秩咸立等差。約救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乃於魏王之寵終不之損。由是承乾日以疑忌而奉日以窺覷。雖欲禍亂之不生不可得已。原其本皆太宗溺於私愛不能自克之故也。然承乾雖廢秦亦不立。且因是著為後世之法。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於失之中而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以不謹也。

以上論嫡庶之分宜辨

定國本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褒姒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緄西夷大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曰是為

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為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會地

大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社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

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

以定其位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

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

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太子稱

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

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首止之盟美

之大者也

晉獻公烝於齊姜

齊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大戎唐叔子孫小別在戎狄者

戎子生夷吾

小戎尤姓之戎子也

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

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姓梁名五在閩關之外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一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
 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
 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晉侯
 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
 子皆鄙鄙邊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
 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耦二耦相耦廣一尺俱共俱共舉傷傷晉室若此
 閔元年晉侯作一軍晉本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以滅耿

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
 為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
 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得不如逃之無使罪至
 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其父猶猶
 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且諺曰心苟無
 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
 別種也臯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音太
 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厨故曰冢子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

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

太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

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統帥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

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

之以臨民謂君也教之以軍旅謂將也不共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

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佩之金玦

以金為玦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

內寵竝后外寵二政雙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僖四年公將立奚齊立為太子也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

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也太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轉敗而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

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曲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勸之君必辯焉

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也

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也

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君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也也。曰子其行乎。勸之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用諛書春從告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

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

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

蓋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以

輕搖哉。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

仁壽謂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

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

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

史大夫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

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

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

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十一月。上

從破鯨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

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

扶蘇冷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沃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嬖侮上

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

子仁孝恭敬愛主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
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
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
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

是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
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
后使人持醪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
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筵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
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
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
也當就其明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
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
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
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
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
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
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

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爲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正天下之美也。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鑑。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

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宰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子儼等數人。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

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陸、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絲，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

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

伴喜之又
危之

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
意說之曰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
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
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
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
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
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
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
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約知
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

且自結託宜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
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
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
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
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
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男小
與阿雲謂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
所以益憐阿廢廣小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
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
憂懼計無所出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

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太史令袁克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

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卽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旣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旣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非爾輩欲害我家國耶。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素乃顯言之云云。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嘗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云云。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備火燧，勇

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以加調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

詔廢勇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慚而不能改。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不令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慚而止。及勇敗，一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

李綱何不言之於前

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娼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曩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

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

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癡鬼所着，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爲楊帝，遂以二隋。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爲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爲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楊約，以自通於

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開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瞶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祇以爲楊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邪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沒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事見通鑑文帝末年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唐玄宗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惠妃子壽王瑁也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克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言太子瑛廢則壽王瑁必爲太子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終九

惟不願長處耳

九學後集 卷四十二
齡罷相。太子得無動。九齡既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
瑤光王瑒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
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
中。廢瑛瑤瑒為庶人，尋賜死。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
勸立壽王，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
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
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問
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豈非
以郎君未定邪？但推長而立，誰敢爭？」上曰：「汝言是也。」
由是遂立璵為太子。餘已見前
姦臣篇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
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
保，相佞則天性滅於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大曆十四年。代宗年號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貞元三年，初，郃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
不謹，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
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
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
近以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一旦
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

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眾，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

從官廢立之變無不起於積漸而傷於迫遽者來從容正是至誠處

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蝨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

正要從容
熟思

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
晉愍懷衷申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
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
謀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
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
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
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
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
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
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

從中道
思則得之
至誠能化
其德也夫

於倚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
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
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
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
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
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
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
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
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後立是為順宗

大學衍義 卷四十二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
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趨
利瑛瑀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尤齡舒王之
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爲國者其可無忠賢
之相哉觀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
感悟也後之爲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爲
法。

以上論廢奪之失宜監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二

